

全 新 译 本

ОТЦЫ И ДЕТИ

父 与 子

(俄) 屠格涅夫



天津人民出版社

父 与 子

〔俄〕 屠格涅夫 著

王钢华 藏乐安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父与子

[俄] 屠格涅夫/著
王钢华 臧乐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3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1-03224-0

I·154 定价: 15.50 元

纪 念

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怎么样，彼得，还看不见吗？”一位年纪 40 刚出头的老爷向他的仆人问道。在 1859 年 5 月 20 日那天，他身穿一件落满尘土的大衣和一条方格子的长裤，光着头，从某某大道旁的旅店里走出来，站到门口的低台阶上。他正在向他的仆人问话，那是一个大脸盘的小伙子，下巴上长着浅白色的茸毛，瞪着一双无神的小眼睛。

“是的，老爷，一点儿也看不见。”仆人温顺地看了一下大道回答说。仆人戴一只绿松石耳环，一头颜色深浅不一抹满油的头发，举止谦恭。总之，他的一切都表明，他是时髦的、受过训练的一代。

“看不见？”老爷又问。

“看不见！”仆人再一次答道。

老爷叹了一口气，在一张小板凳上坐了下来。趁他收拢双腿坐着，沉默地环视四周的时候，让我们来向读者介绍一下。

他姓基尔萨诺夫，名字和父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离旅店 15 俄里^①的地方，他有一个很好的庄园，拥有 200 个农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从土地分租给农民的时候起，创办了一个占地 2000 俄亩^②的“农场”。他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 1812 年战争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粗鲁、但并不凶恶的俄罗斯人，戎马一生，起初指挥一个旅，后来指挥一个师。他一直在外省任职，由于将军的军衔，他在当地起相当大的作用。尼古拉·

① 一俄里等于 1.06 公里。

② 一俄亩等于 1.09 公顷。

彼得罗维奇出生在俄罗斯的南部，和他哥哥帕维尔（下文会提到他）一样，14岁之前是在家里受的教育，他的周围尽是一些薪俸不高的家庭教师和举止放肆却又善于奉迎的副官以及团队和司令部的军人。他的母亲娘家姓柯利亚津，闺名阿加特，成了将军夫人之后，称为阿加福克列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她是位典型的“军官太太”，喜欢戴华丽的遮发帽，穿窸窣作响的锦缎连衣裙，在教堂做礼拜时总是第一个去吻十字架，说话大声大气而且没完没了。早晨她让孩子们吻她的手，入睡前她为孩子们祝福。总之，生活得称心如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作为将军的儿子不仅丝毫不勇敢，反而得了个胆小鬼的绰号。他本应像他哥哥帕维尔一样去军队服役，但就在接到去军队服役通知书的那一天，他摔断了一条腿，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之后，终生成成了一个“跛子”。父亲对他不再抱什么希望，只好让他去走文官仕途之路。在他刚满18岁的那一年，父亲把他带到彼得堡，送进了大学。恰巧，那时他哥哥当上了近卫团的军官。于是年轻的兄弟俩就在他们表舅伊利亚·柯利亚津——当时的一位显要官员的偶尔照料下开始在同一个寓所中一起生活。他们的父亲又回到了自己的师里，回到了自己夫人的身边，只是偶尔给儿子们寄去用军队文书那种奔放的笔迹、在四开的大张灰色纸上写得满满的信件。在信件的结尾处总是那惹人注目的、努力用复杂的花纹圈起来的签名“彼奥得·基尔萨诺夫少将”。1835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大学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也就在那一年，基尔萨诺夫将军因一次检阅搞得不好而被免职，偕妻子到彼得堡居住。他刚在塔夫里切斯基花园附近租了一幢房子，并加入了英国俱乐部，就突然因中风而去世。阿加福克列娅·库兹米尼什娜不久也随之而去了。她不能习惯首都那种沉闷枯燥的生活，忧郁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使她受尽了折磨。当父母在世的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

爱上了他的前房东普列波洛文斯基（一个小官吏）的女儿，尽管父母对这件事感到十分不快。她是一个面目姣好，一般称之为有修养的姑娘，经常读杂志上“科学”专栏里的严肃文章。他在守孝期满之后，马上同她结了婚，辞去了他父亲托人为他在皇家地产管理部里谋到的职务，开始同他的玛莎悠然自得地住在林业学院附近的别墅里。后来又搬到城里一套不大、但却相当好的寓所里。寓所的楼梯很干净，客厅却有点阴凉。最终，他搬回乡下，并定居了下来。在这之后不久，他的儿子阿尔卡季就出生了。夫妇俩生活得很好，很平静，他们几乎是形影不离，一起读书，双人四手弹琴，两人合唱。她种花，饲养家禽，他偶尔出去打打猎，料理农庄的事务。阿尔卡季也在良好平静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10年的光阴像梦一样地过去了。1847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与世长辞。他几乎未能经受住这个打击，几个星期的时间头发就灰白了，他本想出国旅行，希望能稍微散一散心……但是1848年来到了^①，他只好回到乡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什么也不干，过着懒散的生活，在这之后开始搞起了农业改革。1855年，他把儿子送进了大学，并同儿子在彼得堡一起过了三个冬天。他几乎很少外出，尽量去结识阿尔卡季的年轻的伙伴。但最后一个冬天，他未能去儿子那里，所以我们在1859年5月，在故事发生的地方看到了他，这时他已经是一个胖胖的、满头灰白头发、有点驼背的人。他正在等他儿子归来，像他自己从前一样，儿子已经毕业并取得了学士学位。

仆人出于礼貌，也许是不愿意老呆在老爷的眼皮底下，走到大门洞里，掏出烟斗抽了起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垂下头，

^① 1848年欧洲主要国家大都卷入革命波涛中，在法国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害怕俄国受到影响，曾下令禁国民出国。

开始观察破旧的一级级台阶的阶梯。一只肥大的花雏鸡迈开嫩黄的爪子，大模大样地沿着阶梯走来走去；一只肮脏的猫装模作样地蜷卧在木扶手上，不友好地看着它。太阳晒得很厉害，从旅店阴暗的过道那里飘出一阵阵热的黑麦面包的香味。我们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出神地幻想起来。“我的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沙^①……”这些字眼反复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他竭力试图想一点别的事情，但还是回到原来的思绪上来。他想起了已经去世的妻子……凄凉地喃喃自语道，“可惜，没能活到现在！”一只灰蓝色的胖嘟嘟的鸽子飞到了大路上，匆匆走向井旁的水洼边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刚开始注视它，耳边就响起了越来越近的车轮滚动的声音。

“老爷，好像是少爷来了！”从大门洞里过来的仆人禀报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跳了起来，注视着大路的前方，那里出现了一辆由三匹驿马拉着的四轮马车，车厢里闪过大学生制服帽子的帽圈，闪过那亲爱的脸蛋儿的熟悉轮廓……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一面大叫着，一面挥动双手向前奔迎过去……过了不一会儿，他的嘴唇就贴在了年轻大学学士的没长胡须、满是灰尘、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脸颊上。

二

“亲爱的爸爸，让我先拍去身上的灰尘吧！”阿尔卡季说，他的嗓子因长途旅行而有些沙哑，但仍然显得年轻，响亮悦耳。他也高兴地拥抱自己的父亲，并说：“我会把你浑身弄脏的。”

“不要紧，不要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慈祥地微笑着说。

^① 阿尔卡季的爱称。

他用手在儿子的长大衣领子上拍了两下，也拍了两下自己的大衣。“来，让我好好瞧瞧你，让我好好瞧瞧你，”他接着说，向后退了一步，可是立即又急急忙忙地向旅店走去，口里嚷着，“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快给我们把马套上。”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显得比他儿子还要兴奋，他似乎有点惊慌失措，似乎有点胆怯。阿尔卡季叫住了他。

“亲爱的爸爸，”他说：“让我向您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就是我在信里常向您提起的那一位。他竟然肯赏光来我们家作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赶紧转过身来，走到刚从四轮马车上下来、穿一件带穗子的宽大外衣的高个子跟前，并紧紧地握住了那迟迟才向他伸出来的、没有戴手套的、晒得红红的手。

“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开始说：“并感谢您愿意来我们家作客，希望……对了，请允许我问一下您的大名和父名。”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巴扎罗夫懒洋洋地大声回答，同时他翻下了大衣的领子，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可以看到他的整个面孔。那是一张瘦长的脸，宽阔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微绿色的大眼睛，淡茶色的下垂的连鬓胡子，安祥的微笑使他的脸显得很有生气，也显出他的自信和聪明。

“亲爱的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希望您在我们这里不会感到寂寞无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

巴扎罗夫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动，但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抬了一抬他的帽子。他的深黄色的头发，又长又密，但仍然掩盖不住他那宽大隆起的头骨。

“阿尔卡季，怎么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转向儿子问道，“现在就套上马车，还是让你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回家再休息，亲爱的爸爸，吩咐套车吧。”

“马上，马上就办，”父亲答应道，“喂，彼得，听到没有？快点安排去吧，老弟！”

彼得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仆人，他没有上前吻少爷的手，只是远远地向他鞠了一躬，就消失在门洞里。

“我是坐有篷的轻便马车来的，但为你的四轮马车也预备了三匹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张罗着说，这时，阿尔卡季正在喝旅店女掌柜拿来的铁勺子里的水，而巴扎罗夫则抽起了烟斗，走向正在卸马的车夫，“但是轻便马车只有两个座位，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怎么……”

“他坐四轮马车走，”阿尔卡季小声打断父亲的话说，“请你不要同他客气，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小伙子，很朴实，你会了解他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车夫把马牵了出来。

“喂，大胡子，你快着点儿！”巴扎罗夫对四轮马车的车夫说。

“听见了吧！米丘哈，”站在旁边的另一个双手插在羊皮短大衣斜口袋里的车夫插嘴说，“这位少爷是怎么叫你的！你本来就是个大胡子。”

米丘哈不答话，只是晃动了一下帽子，从那匹流着汗的辕马身上卸下了缰绳。

“快点儿，快点儿，伙计们，帮一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嚷道，“少不了你们的酒钱！”几分钟后马就套好了，父子俩坐上了轻便马车，彼得爬上了赶车的座位，巴扎罗夫跳上了四轮马车，把头埋在靠垫里，于是两辆马车便辘辘地驶动了。

三

“好啊，你终于取得学士学位，回家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忽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肩膀，忽儿拍拍他的膝盖，“终于回来了。”

“伯父怎么样？他身体好吗？”阿尔卡季问。他虽然充满了真挚的几乎是孩子般的欢乐，还是想尽快把充满激情的对话转入家常的交谈。

“身体很好，他本来想和我一起来接你，后来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你等了我很久吗？”阿尔卡季问道。

“大概五个来小时吧！”

“真是个好爸爸！”

阿尔卡季迅速地转向父亲，并在他的面颊上很响地吻了一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轻声地笑了起来。

“我给你预备了一匹多好的马啊！”他开始说，“你会看到的，你的房间也重新裱糊过了。”

“那巴扎罗夫有房间住吗？”

“也会给他一间的。”

“爸爸，请你待他亲切一些，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是多么珍惜他的友谊。”

“你认识他不久吧？”

“不久。”

“哦，那就难怪去年冬天我没有见过他。他是学什么的？”

“他的主要课目是自然科学，不过他什么都知道，明年他还要去考医生呢！”

“哦，他读的原来是医学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用手指着前面向仆人问道：“彼得，那些赶车的好像是我们的农民吧？”彼得向老爷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看到沿着林间小道匆匆驰过的几辆大车，拉车的马都没有勒上马嚼子，每辆车上都有一二个敞开羊皮袄的农民。

“正是他们，老爷。”彼得说。

“他们这是去哪儿，进城吗？”

“想必是进城去。”他又轻蔑地加了一句，“到酒馆去。”他微微地侧身向着车夫，似乎想让车夫来证实一下他讲的话。可是车夫连动也没动一下；他是一个旧式的人，不赞成时新的观念。

“今年农民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转向儿子说，“他们不肯缴租子，你又有什么办法？”

“那你对雇来的长工还满意吧？”

“是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牙缝里含含糊糊挤出两个字来，“糟糕的是有人教唆他们干坏事，还不愿意真的出力干活，他们毁坏工具，地倒耕得还可以。困难的问题都会解决的！怎么，难道田庄的事现在使你感兴趣？”

“可惜的是，我们家里没有一处荫凉的地方，”阿尔卡季说，避开了父亲的最后一个问题。

“在房子北面的露台上，我让人搭了一个很大的凉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现在我们也可以在户外用餐了。”

“那就有点像别墅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里的空气真好！气味多么芬芳。真的，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我们这一带，空气如此芬芳。连这里的天空也如此……”

阿尔卡季突然停了下来，斜眼朝后面看了看，就不再作声了。

“那当然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你是这里出生的，因

此这里的一切对你来说似乎都特别一些……”

“得啦，爸爸，人生在哪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

“不，这绝对没有什么关系。”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旁看了一下儿子，马车又走了大约半俄里之后，他们之间的谈话才重新继续下去。

“我不记得是否写信告诉过你，”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开始说，“你的老奶妈叶戈罗芙娜已经去世了。”

“真的？可怜的老婆婆！那普罗科菲伊奇还活着吗？”

“还在，而且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还像从前一样喜欢唠叨。总之你在玛丽伊诺看不到多大的变化。”

“你的管家还是原来的那个吗？”

“要说有变化，也就是管家换了一个。我决定，不再留用那些获得自由的家奴，至少不让他们担任负责责任的职位。”（此时阿尔卡季以目示意彼得）。“他是自由的，”^①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声解释说，“但他只不过是个跟班。现在我的管家是个小市民，看来倒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我给他 250 卢布的年薪。可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说，一面用手抚摩他的前额和眉毛，这个动作向来表明他内心的不安，“我刚才对你说过，在玛丽伊诺你看不到什么变化……这并不完全准确。我认为，我应当事先对你说明，虽然……”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法语继续说：

“一个严正的道学家会认为我的坦率是不合适的，但是，一来这是瞒不了的，二来你也知道，对于父亲对待儿子的态度问题，我向来有自己特殊的原则。当然，你有权利责备我，像我这

① 原文为法语。

样的年纪……总之，这个……这个姑娘，你大概已经听说过她……”

“费涅奇卡吗？”阿尔卡季满不在乎地问道。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红了脸。

“请你不要大声叫她的名字……对，就是她……她现在住在我那里，我把她安置在家里……给了她两个房间。不过，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算了吧，亲爱的爸爸，为什么要改变呢？”

“你的朋友要来我们家作客……不太方便……”

“对巴扎罗夫，请你不用为他感到不安，他对这些事是很超脱的。”

“那对你也有所不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糟糕的是，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厢房又太差了。”

“算了吧，爸爸，”阿尔卡季接着说，“你似乎在道歉，你不感到害羞！”

“当然了，我应该感到害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回答说，他的脸越来越红。

“得啦，爸爸，得啦，求你别再说了，”阿尔卡季亲切地微笑着说。他暗自想道，“这有什么可道歉的！”他对自己善良而软弱的父亲心中充满了一种宽容的柔情，同时还夹杂着某种隐秘的优越感。“请你别再说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开明和超然态度而大为得意。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仍在抚摩前额，他透过手指缝看了儿子一眼……他突然感到心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可是他马上又责备起了自己。

“从这里开始，就都是我们的田地了。”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又开始说。

“前面好像是我们家的林子吧？”阿尔卡季问。

“是的，是我们家的。不过，我已经把它卖掉了，今年就要来砍伐了。”

“你为什么要把林子卖掉呢？”

“需要钱用啊，而且这块地就要归农民租种了。”

“就是那些不给你缴租的农民吗？”

“这就是他们的事了，不过，他们总有一天会缴租子的。”

“真可惜这片林子，”阿尔卡季说，并开始眺望起四周的景色来。

他们经过的地方不能说是风景如画。一望无际的田野，时起时伏地一直延伸到天边；偶尔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不大的树林和一些长满稀疏低矮灌木丛的曲折的沟壑，看起来像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平面图上画的那样。偶尔还可以见到两岸被挖得坑坑洼洼的小河和破堤隔着的小水塘；小小的村落和它那些低矮的黑色屋顶大半已经塌落的农舍；空空的谷仓旁是已经倾斜的小磨坊，四周围着用荆条编成的围墙，大门敞开着；他们还看到教堂，有的是砖砌的，墙上的泥灰已经剥落，有的是木头造的，上面的十字架也已经歪斜，教堂旁是荒凉的墓地。这一切都使阿尔卡季看了心里难受。像是故意安排了似的，沿途看到的农民穿的都是破烂的衣衫，骑着瘦骨嶙峋的小马；一棵棵爆竹柳，让人剥去了树皮，折断了树枝，像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站在路旁；瘦弱的、长毛蓬起的、饿坏了的母牛在沟渠的旁边贪婪地啃着青草。它们好像是刚刚从什么凶残猛兽的死亡之爪下逃脱了出来似的。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看到这些瘦弱的牲畜的可怜形象，使人想起郁郁寡欢的漫长冬天的白色魔影，想起那满天的风雪和凛冽的严寒……“不，”阿尔卡季想，“这不是一个富足的地方，它给人的印象既不富裕，也不勤劳，它不能，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必需进行改革……但怎样进行改革，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阿尔卡季这样地思索着……，而在他思索的时候，春天仍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周围的一切，树啦，灌木啦，草啦，在金色的阳光下一片葱绿，在和煦的春风下闪闪发光，在辽阔的田野上轻柔地荡漾着；百灵鸟的响亮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凤头麦鸡或是在低处的草地上盘旋或是静静地在长草的土墩墩上跳来跳去；白嘴鸦在长得不高的春麦田里漫步，让这一片嫩绿衬托出它们美丽的黑色羽毛；它们时而消失在微微泛白的黑麦地里，时而从那轻烟笼罩的麦浪里伸出它们的头来。阿尔卡季看了又看，他的愁思逐渐减淡，终于消失了……他脱下他的大衣，非常高兴地，像小孩子一样看了看他的父亲，使父亲再一次拥抱了他。

“现在已经不远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只要登上前面的山岗，就可以看到房子了。我们在一起会生活得很好，阿尔卡沙，你可以帮我管理田产，如果你不感到枯燥乏味的话。现在我们应该更多地接近，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你说对吗？”

“那是自然了，”阿尔卡季说，“啊，今天天气真好！”

“为了迎接你的到来，我亲爱的孩子。是啊，现在正是最好的仲春时节，我完全同意普希金写的，你还记得吧，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写的诗句：

你的出现给我带来多少忧伤，
春天啊，春天，恋爱的时光！
多么……”

“阿尔卡季，”四轮马车里响起了巴扎罗夫的声音，“给我把火柴递过来，我没有东西点我的烟斗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停止念诗，而刚开始带着一点儿惊奇和

同情听父亲念诗的阿尔卡季急忙从口袋里掏出银制的火柴盒，并让彼得把它给巴扎罗夫送去。

“要一支雪茄烟吗？”巴扎罗夫又大声地问。

“来一支吧。”阿尔卡季答。

彼得又回到轻便马车跟前，递给他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烟和他的火柴盒。阿尔卡季立即点燃了雪茄，于是他的周围散发出一种老陈烟的又浓又辣的气味，使从小就不抽烟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由自主地转开了他的鼻子，不过他尽量不让儿子察觉到，以免使他不快。

一刻钟之后，两辆马车便停在了—幢红色铁皮屋顶，灰色墙壁的新的木头房子的台阶跟前。这就是玛丽伊诺，也叫“新村”，而农民则称它为“穷庄”。

四

并没有一大群家仆拥到台阶上迎接主人，出来的只有一个大约12岁的小姑娘，随她之后又从屋子里出来一个年轻人，他长得很像彼得，身穿一件灰色的仆役制服上衣，衣上钉着带有纹章的白色纽扣。他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随身跟班。他一言不发地打开了轻便马车的小门，并解开了四轮马车的档帘。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他的儿子，还有巴扎罗夫三人下了车。他们经过昏暗的、几乎没有摆放任何家具的厅堂（它的门后闪过一张年轻女人的脸庞），进入了一间陈设时新的客厅。

“我们现在到家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脱下了帽子，把头发往后一甩，“现在主要是吃顿晚饭，然后就可以休息了。”

“吃点东西确实不坏。”巴扎罗夫说，他伸了一个懒腰，就在—张沙发上坐了下来。